

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下)

侍 桁

底下略把這篇文字的內容之荒謬處，指出一二，留下些時間，我們對於他的根本的態度討論討論。

第一，他不肯承認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的價值。關於這一點，我們對於成先生的混橫不講理真沒有方法說了！

他說新文化運動有兩種工作，第一是舊思想的否定，第二是新思想的介紹——這是對的；他又說兩方面都不曾收得應有的效果——這是胡說，不合事實。新思想的介紹到現在還沒有見着什麼眉目，到現在還沒有一種統一的思想建設起來，這也是事實，可是留給後人的路已經開設出來，這不是真的麼？並且我問一問先生，先生所謂應有的效果是什麼呢？我已經很感謝那些開前路的先鋒了，文化運動以後的時代是他們造成的，這次的革命的種子誰敢說不是他們種下的呢？

(1)

至於舊思想的否定這一層，我們用不着饒舌了。那一種舊思想還沒有否定得淨盡哪？先生看一看那些新文化運動產出的青年們（我便是一個例），他們那種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

(2)
神，還不是一個好證明麼？這可以說是否定得太過火了，不只是舊思想的否定，幾乎是一切的否定了。

成先生緊連着又罵國學運動。理由呢？說國學運動是開倒車。這個問題已是討論得不愛討論的了，不知成先生爲什麼這時又來胡罵！

國學運動的意義有兩種：一是在思想方面。一是在文學方面。關於前者，胡適先生在他的先秦名學史的序言中，已經說得清楚，這裏不必再說。總而言之，便是欲想把舊思想否定了，必先認識了牠的本來面目，新估定牠的價值，所以不得不先做一翻整理研究的工作。認識了真正底自我的本形之後，才能將數千年積成的誇大狂打消，才能虛心地去吸收外來的文化。先生好好地想一想，國學運動是不是與新文化運動相反對的？

關於國學運動在新文學運動中的價值一層，這是我們在這裏應當討論的。

把一種數千年所傳流的文學的用語推翻，而只想說些空理，沒有前例，沒有歷史上的事實做根據，這是談何容易呀？每一種新思想的反動，他們的唯一的理由，便是「從前沒有這樣的例」，這樣的理由看着好像薄弱，其實却也有了一部份真理。並且果然每種的新變動若真是沒有前例，沒有歷史的根據，無論任你是怎樣地有自信，你也不敢確信你有最後的成功；

你沒有最後的成功自信，你沒有單人向着全社會反抗的大膽；沒有這樣的大膽，結果你終歸失敗！我們再看一看，無論那一國文學史上所起的革命，那革命的先鋒便是大思想家大創作家。他們不但能喊口號立標語，他們同時還有不死的作品，以給他們的口號與標語作證。但是再看一看中國文學運動的人們呢？胡適先生的標語是不錯的，他確信白話在文學上是定能勝過文言的，但是他自己沒有運用白話以創造出驚人底文學作品，同時又沒有偉大底新家替他證實，這是他失了根據，他失了有力底證實者。所以他只有轉回頭來向歷史上去尋求。把那些多年埋在穢土中的寶物掘出，把那些多年被人們所輕視的白話文學作品整理出來，以作他的武器，作他的保證人。這樣說來整理國故不是新文學運動的要務麼？成先生這一點小道理可曾了解？

並且文學這種東西不是突然的而是漸進的，每培養一個大天才的作家，要有多少既往文學作品給他作底！廣義地說，文學是模仿的，是無意識模仿的，從無數不甚知名的作品中湊出一部偉大底作品來，由這一部然後再引起無數。我們無論讀那一國文學史，都是一層一層往上生長的，很少逃出這個公例之外去。這次中國新文學的運動只認定白話是唯一的文學的用語還不夠的，至少他們要找出既往的偉大底作品做基礎，然後在這樣的基礎上再生芽，這

(4)

樣的努力是有見識，是聰明的。當然，除去這一條方法之外，努力介紹外國文學也是一條路，不過要知道外國文學的侵入，只能做一點小幫助，而不能走入了正宗去，在文學表現的方法與意識，或者能稍有影響，而對於一個民族的傳統的情調，是不能根本推翻的！並且我們相信，一個民族若是把他自有的情調失了，總是做外來的奴隸，不會有更偉大底作品產生。實在講，這絕對也是不可能的，你能夠把盎格羅撒遜或斯拉夫民族的血液全般地注到中國牌的民族的血管中麼？這樣地講起來，整理出一部紅樓夢，就要勝過介紹十部浮士德。

最奇怪的是，成先生所有的歷史上的價值完全不承認，而可把創造社——他們自己在歷史上價值，捧得天亂落墜，人們的不客氣，真使我莫明其妙了！創造社在中國初期文壇上的價值，我們本來是承認，有一部份的青年的確是曾受過他們的影響，可是他們除去一點歷史的意義之外，他們了不得的大作品在那裏了？有什麼值得這樣目空一切！

更奇怪了，先生對於現代的語言的本身，又下了攻擊。說什麼現在的語言是「一種非非馬的『中間的』語言」，說什麼現在的語言是「發揮小資產階級的惡劣的根性」的，並且又說什麼要建設「農工大衆的用語」。噫，先生，你可憐可憐中國文壇吧，這未成形的文壇，經不住你這樣地摧毀喇！

幼稚的如現在中國文壇，新創的語言還沒有應用了幾年，一切尚在試驗着，培養着，增長着，以期能有一天把他普遍了，讓人們能有了同一底真正底利器。在尙未成功的現在。誰知又出了你這樣的妖孽！我先問問你，中國尙有沒有統一的語言？所謂農工大衆的語言以什麼爲標準？

說起來又是笑話了，成先生提倡用農工大衆的語言，所以在這一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開始用了不少。什麼「印貼利更追亞」嘍，什麼「意德沃羅基」嘍，什麼「布爾喬亞」嘍，把各國的農工大衆語言，都用到中國來了，真是「說得出，行得到」！

忠心於文藝的青年諸君哟！本着你們藝術的良心，認清了你們的時代，努力作一個中國文學界的先鋒，作一個中國的莎士比亞，作一個中國的普失金，給這些邪說怪道一個致命的打擊，看他們還有什麼臉！

關於他這篇文字的內容，不想費話了，底下論一論他們的根本的態度。

(5)

在中國這樣將發芽的文壇，建設一點是極難的，同時破壞却是非常容易的，稍一走入了邪道，幾十年的精力便會化於烏有。我們想一想建設一個初起的文壇什麼是最要的？我們不從藝術的本身方面下手，還有路沒有呢？無論你是抱着什麼主義，打着什麼標語，你的武器

(6)

是什麼？你的唯一的武器就是藝術本身！偉大底時代的精神，是獻給你我了，但是你怎麼把牠表現出來呢？空嚷？人們信什麼樣的思想都是可以的，人們想向那一方面努力都是自由的，在開始努力的時候，自己為表清自己的態度，為尋找共同的伴侶，作一翻批判的工做也未為不可，但是你不要胡說亂道！思想是支配着人的，但是應該有理智地服從，而不應該作了思想的奴隸！並且自己所憑信的某種偏見的思想——時髦底思潮——支配着自己是可以的，同時你們還要把這同樣的淺薄思想，注到旁人的腦裏去，人們若是不肯受的時候，便罵人們是什麼睡在鼓裏，什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等等，這不是不會有的滑稽麼？

並且滅却自己一切的感情，而來服從某種主義，這是不是可能的？真是一個問題呢！藝術家的本身不應該受一切的束縛，只有他對於藝術的良心是支配着他的一切的！什麼主義，什麼標語。對於他都是狗屁不值！你們最近大嚷特嚷什麼「非個人主義文學」，這個名詞我從來還沒有聽見說過，這是不是你們造的？有什麼定義麼？文學家自身的一切的感情，不應該發洩出來，只應該描寫農工大衆？雖然毫不了解，只因為一點淺薄底同情作怪，也硬要描寫？你們看一看，世界上的文學作家，那一個是硬作出來的？算了罷，你們這一羣淺薄無聊底東西！

最後我引一位最能表現時代的偉大底作家屠格涅夫的話，來教訓教訓這羣無聊底人們。「在藝術中談論什麼是「傾向」，什麼是「無意識」這些話語，也都不過是修辭學的偽造而已……只有那些無能的作家才追隨着一種預想的標語呢！因為天才作家的自身，也便是生命本身的表現者，他既不能作些頌辭，又不能寫些宣傳冊子，並且那些東西對於他也是完全不值一文的。」

最後我向讀者聲明，我這篇文章本不想用這種教訓般的口吻的，但是因為他們荒謬得太奇怪了，寫着寫着便忍不住了；讀者諸君若覺得我的態度太不客氣了，我向讀者道歉。至於對於成先生，我却用不着說什麼話，因為成先生永是用教訓般的口吻，教訓旁人的！

我在這裏還有一件應當聲明的事，假若有人來答辯或者是教訓我的時候，最好向着我個人，不要給我加上某派某派的名號，我不屬於任何派。語絲肯大量地登載我的文字，這是我對於他們萬分感謝的。

一九二八，四，十一日早

櫻花集

衣萍著
每冊實價六角

櫻花？櫻花？諸君看見過櫻花沒有？

衣萍先生說：「我愛櫻花，因為她不及桃花之艷。而有桃花之麗；沒有梅花之香，而有梅花之清。」

看見過桃花的，看見過梅花的，請來看衣萍先生的……

櫻花集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我那比國的女孩」

衣萍

一

「夥計，打水！」

汪博士剛從被窩裏爬起來，身上只披着一件浴衣，裏面還是赤裸裸地。肥胖的腿從浴衣下面露出來，好像兩條白藕。精赤的腳上套上一雙拖鞋。牀前的火爐昨晚添好的煤塊似乎沒有熄，還有些熱烘烘地。然而我們的汪博士却覺得有絲絲的微寒，似乎正襲着自己的精赤的肉體。

「夥計，打水！」

「夥計，打水！！」

(9) 外面是像死一般地沉默，沒有應聲。汪博士有點惱了，把浴衣一抖，胸前的一對像處女般的饅頭似的雙乳，便突然地露出來。

然而外面依舊沒有應聲。夥計們那裏去了呢？現在已經九點鐘了，他們不會還在熟睡

「我那比國的女孩」

(10)

罷？中國人這樣不肯早起，直是應該亡國的。況且這樣的旅館，房間要兩元錢一天，竟連一個喊夥計的電鈴也不設備。可憐的中國！該亡的中國！汪博士心中的確有點感傷起來了，雖然他並不是一個詩人！

「夥計！打水！！」

夥計!!! 打水!!!

夥計!!!!.....!!!」

房門還是嚴密密地關着，東邊的兩扇窗子也同樣關得緊緊地。然而這大聲的呼喊的聲音竟發生效力了，房門上忽然來了殼殼的叩門聲。

「滾進來！」

夥計提了開水壺進來了，把臉盆裏注滿了水。

「你們多睡死了 這樣的大喉嚨竟聽不見！」汪博士坐在籐椅上，翹起兩腿，喃喃地罵。

我們的汪博士已經有十年不曾罵過人了，在法國住了三年，在比國住了七年，他的確一句罵人的話也不曾說過。然而中國是有特別國情的，一回到中國，他又覺得非罵人不可了。

把浴衣脫下來，便成了整個的裸體博士了。肥胖的臉孔浸在水中洗了之後，他又把洗過臉孔的手巾，從上面的饅頭似的雙乳一直擦到下面鐵棒似的雞巴。我們的汪博士早上是非洗浴不可的，在外國已經養成習慣了。可憐，這旅館裏竟連一個浴室也沒有，只好這樣擦擦了事。然而不擦究竟不行，不擦究竟就有點癢癢的。

正在把手巾擦到肚臍以下的時候，房門呀地一開，進來一個穿黑呢大衣的青年，身材矮小，汪博士雖然是在文明國裏文明慣的，這時也不覺吃了一驚，定神一看，方知道是每天必來的張慶餘。

「你這個瘋子！一點規矩也不懂，不敲房門就衝進來！」汪博士有點惱了，不久又笑了起來，添罵了幾句：「瘋子！瘋子！瘋子！」

「你這個瘋子！」慶餘嘻皮笑臉地，脫下大衣，就搶上前去，說時遲，那時快，一手接近着「饅頭」，一手又風也似的去捉拿「鐵棒」。

（11）

「你這個瘋子，我又不是女人，怎麼又瘋起來了？」汪博士把身子猛然的向後一退，「饅頭」和「鐵棒」便暫時脫離了慶餘的旋渦。慶餘笑着回坐到椅上，在自己的衣袋裏摸了半天，摸出一根美麗牌的香煙，悠然似的抽着，口裏忽然淒涼地哼起：

「我那比國的女孩」

一一

(12)

「我是孤鴻無着處：

飛遍大江，

透盡斜陽樹。

……」

「夠了！夠了！不要哭了！」汪博士坐在牀上，已經把袴子和襯衣全穿好了，套上背心，笑着說。

一一

十分鐘後，汪博士和慶餘已經在西長安街上，搖搖擺擺，擺擺搖搖了。太陽懶懶而無力地晒着，寒風陣陣地吹來，闊大的馬路上，什麼擾攘都給嚴寒的威力驅走了，只有少數的行人裹着擁腫而沉重的皮袍，戴着皮帽，低着頭坐在車上，任車夫喘着氣飛跑。寒酸的慶餘穿上呆笨的綠色大衣，雖然更覺得寒酸，到也十分溫暖了，只有我們的汪博士的身上還是秋間回國時的輕便西式服裝，很薄的禮服呢大衣，遮不住西風，任無情的嚴寒將香嫩而肥胖的皮膚凍成紅蘿蔔似的顏色。然而汪博士却無暇關心自己皮膚的事情，偕着慶餘，昂然地走着。

「該死的北京，灰色的北京。你看這樣闊而且長的長安街上，竟看不見一個漂亮的女人。這樣的北京還住得嗎？」汪博士有些感慨了，接着又說：

「要是在法國，比國，只要你站在街上五分鐘，就可以找着一個你所歡喜的女人，帶到房裏去，隨你歡喜幹什麼。……文明，文明，這纔是真正的西方文明哪！……中國漂亮女人都到那裏去了？慶餘。」

慶餘起初並不會十分留心博士的議論，他的眼睛像老鼠一般，只是左右尋找有沒有賣烤白薯的担子，因為他的肚裏的蟲已經餓的叫起來了。然而聽到博士的質問，他又不覺慷慨激昂起來：

「中國的漂亮女人多着呢，西方的漂亮女人是擺在街上的，中國的漂亮女人是藏在屋裏的，所以古人說：金屋藏嬌。況且氣候和女人也有關係的。這樣的大冷天，漂亮的女人，太太，小姐，姨太太們，躲在家裏，躺在火爐旁邊，陪着老爺，公子，談談閒天，豈不快活？誰像你我這樣窮鬼，天天在外面喝西北風？」

汪博士似乎有點慚然了。理由是他已經三個月不曾接近女人。轉過灣，走近西單裨樓，他忽然發現慶餘的領結是歪的，於是開口便罵：

「我那比國的女孩」

(14)

「你這個瘋子，領結也不會繫，還要穿什麼西裝！」

「你這個傻子！」慶餘不肯放過，也回罵了一句，順手趕快把自己的領結扯了一個端正。

在熱鬧的西單牌樓旁邊，慶餘發現了一個小燒餅店，在慶餘的心裏，此時正同魯濱孫發現荒島一般的歡喜。於是欣然地從袋裏掏出四個銅子來，從那污穢的桌子上，買得八個燒餅。慶餘抬起頭來，望着汪博士笑了一笑，把六個燒餅全裝在大衣袋裏，右手拿了一個燒餅放在嘴裏，很有味似的嚼着，左手抓了一個燒餅，送到汪博士的嘴邊，說：

「博士，你嚼嚼這個，味兒不壞呢！」

「我，博士是從來不吃燒餅的。」汪博士更覺愜然，而且有點憤然了。我們汪博士的貴肚裏，什麼中菜西餐，百般滋味全嘗過了，燒餅是洋車夫吃的。堂堂博士誰肯吃燒餅呢。然而彼一時，此一時，汪博士忽然又想到不妨「試他一試」了。於是便信手把燒餅接來，趕快塞在褲袋裏，拍着慶餘的背說：

「瘋子！文明人是不能沿街吃東西的。」

「傻子！文明人纔敢沿街吃東西呢，我親眼看見杜威博士在北京沿街吃花生米。」

「誰？杜威博士？我不認識他。恐怕又是個假博士罷。」講到「假博士」三個字，我們

的汪博士的喉嚨更高了。因為據汪博士平常的理論，中國的博士大半是假的。

「哈哈，杜威博士也是假的！」慶餘有些不平了，把吃剩的小半塊燒餅，連忙向嘴裏一送，嚼了幾下，囫圇地向肚子裏一吞。精神百倍地說：「杜威博士……胡適之博士的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原來的名字叫做 John Dewey，世界的大哲學家，誰不知道？」

「誰不知道，我倒不知道呢。」汪博士聽到慶餘的說明，心中的十分高傲氣概，本來已經減却九分了，然而博士的口中是從來不肯讓人的，仍舊要說：「我在外國十年，不曾聽見過什麼 John Dewey 的名字。顯然是無名小卒罷了。美國的博士十個有九個是假的。胡適之的博士也是假的！」

「胡適之博士也是假的？」慶餘更不平了，因為慶餘是胡博士的同鄉，昨天還在胡博士家裏吃過績溪豬肉一品鍋的。他爲了同鄉的義憤，他恨不得一拳把汪博士打死。然而天下事也有非武力可以解決的，慶餘不忍不教而誅，氣紅了臉，張開燒餅上的芝麻糊滿的嘴，叫起來說：「胡博士……」

「慶餘，快看！」汪博士把慶餘的肩上一拍，喜氣沖沖地說：「漂亮女孩來了！漂亮女孩來了！」

「我那比國的女孩」

(16)

這時，他們倆兒的脚步已經走到教育部街的女子大學的旁邊。聽到「漂亮女孩」四字，慶餘心裏的一股不平之氣，頓時忘到爪哇國去了。是的，慶餘愛胡博士，慶餘尤愛漂亮女孩。爲了女孩的緣故，胡博士的真假問題，也就可以暫時停止討論了。

「那裏？」慶餘張眼一看，前面果然珊珊地來了一個剪髮的妙齡女子。只見她身上穿着金絲絨大衣，披着狐狸皮圍頸，臉孔紅裏帶白，不肥不瘦，身材不長不矮，恰到好處。那女子走到慶餘旁邊，向他點了一點頭，露出一列整齊的白牙，笑着說：

「張先生，那裏去？」

慶餘早已飄飄然起來了。定神一看，方知道是交通部裏同事汪名傑的妹子，於是也點了一點頭，含糊地說：「玩玩去！」

然而那漂亮的女孩却已經珊珊地走遠了。

「原來這漂亮女孩是你的朋友。慶餘，你爲什麼不走上去吻他一下？」汪博士興奮地說。

「傻博士！接吻只許在房裏，那許在街上。在北京當街接吻是要犯法的，警察看見就捉了去。」

「奇事！奇事！接吻也要犯法！中國該亡！中國該亡！」汪博士氣憤極了，然而博士的

寶貴的胃和腸都在一致催促他回去，他一手摸了一摸褲袋裏的燒餅，便脫了帽子，向慶餘說：

「我要回旅館去了？」

「爲什麼？」

「看看有沒有我那比國的女孩的信。」

「又是比國女孩——」慶餘拉了一拉汪博士的手，說：「也好，回頭請到我旅館裏吃午飯，我去燉豬肉請你。」

（未完）

(17)

「我那比國的女孩」

一七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鈴木虎雄 著 孫復工 譯

這書的上半部，論周漢諸字對於詩的思想，下半論魏晉南北朝底文學論，條分縷析優劣畢露視一味盲目崇拜古人者高出萬倍。實價四角半。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漫話 (續)

夜

從浦南坐着人力車回來，天已經漸漸地晚了，黑暗的夜的幕從四邊慢慢地罩下來。起先在遠遠的山脚佈着灰色的烟，這烟漸漸地黝暗起來；峯頂也由灰綠而變為灰藍，為黝褐，終於變成墨水色的了。冷風撲面，四望荒涼，夜色把一切的山，田原，園地，樹木，鄉村，都蓋住了。我很注意觀察這夜的來臨，只覺得很緩地在一切的景色裏，夜像一種的烟氛粘附着，並且使你不覺得它的變化，而終於暗黑了。

夜於我有非常的愛好，無論是怎樣的——月亮的夜，淡月疏星的夜，暗月繁星的夜，黑暗寂靜的夜，雪飄霜落的夜，愁雨淒風的夜，狂風驟雨的夜——都於我有愛好，給我以某種美的感覺。

(19)

你領略過狂風驟雨的夜的美沒有？那是完全地一種異樣的美，帶着打擊的意態，使你感到不能靜寂如平時的夜。假如迅雷閃電交作，那就更美滿了，稍稍給你以些微的恐怖。我並

不怕雷，但是那忽然的電光的一閃，給人以一種出於不意的光和聲的襲擊，常是帶點兒恐嚇，是很有意思的。至於愁雨淒風的夜，常引起我的愁緒憶想過去的悲哀，給我以痛苦的情懷。我對於這悲哀有一種的戀慕，甚於歡樂的回憶。人們歡樂固然是好的，而我却較為愛好悲哀，喜歡咀嚼它的意味，使我感到苦痛的回憶。所以，我因而歡迎愁雨淒風的夜，它的意境似乎同情於我的悲哀，可以增加我的憂痛；而那聲調的感動有時使我至於哭泣。

在我們南通，不會下過雪，只有嚴寒極冷的夜，我們覺得霜在凍着，有一種冷氣的侵襲而已。在這樣的夜，同着妻喝點酒，燒着炭爐，擁被坐談，同小孩子玩耍；或是挑燈臥看小說，都有一種美趣。

這回到上海南京去，看過兩回大雪，都在夜間開始下着，給我以雪夜的風景。頭一回在上海，陳君請我們在川飯店吃晚飯，看跳舞，當着餐室滿着來客，跳舞正熱鬧的時候，雪開始地飄落，從窗間眺望，雪花點點地飄搖而落下，花園的地上已敷佈了一薄薄的雪層。有幾個洋人開窗跳出，搏着雪團入來互相擲着。半夜裏我們回來，汽車的踏板和車篷頂都堆滿着三寸多厚的雪，滿街道上都是雪，白皚皚地，把電燈的光都溶化合成一氣，使你不覺得是夜。在路上，汽車的前途完全是白茫茫的，而汽車的電燈的光綫裏照見點點的雪點飄舞的姿

(21)

態，美麗極了。到弟弟家裏，四望草地，樓屋，都給白雪蓋住，花草也給雪壓住，矮樹開着圓圓的棉花，世界成了白皚皚的，同平時完全不同，變成另一個樣子的世界。第二回我在南京，是十點多鐘開始的下雪，我乘興找朋友去，半夜裏獨自一人拿把紙傘踏雪回來。雪下時完全不覺得冷，却有風吹斜着雪點撲面而來，紙傘上雪點打着簌簌的聲，很覺得有趣。這樣的雪夜，我一個人冷清清地在街上踏雪遊行是怎樣的美趣啊！第二天雪下得更大，到夜間我還出去踏雪游賞。這兩回雖然都沒有月亮，但是雪夜的確是非常的美麗。

月夜，無論是朗亮的月，還是半圓的月兒和疏散的星兒閃映着，都有一種清冷靜幽的美景。朗亮的銀白色的月亮，灰色而透着蔚藍的天空，一切的樹木都作暗綠色，蟲兒鳴奏着，自然的風景於這月明之夜是美滿的。無論是春，夏，秋，冬，任何一季的月夜都是可愛的，在月夜裏我常引起小孩子時月下遊玩的夢似的回憶，而給我一種輕微的悲哀的情緒。至於朦朧的月兒，迷離的景色，明滅的星光，這另外一種的美麗如同披着輕紗的美人，如同遠地的音樂，給你以朦朧，迷離，飄渺，不真切，而帶幻覺的美感。

月暗繁星的夜，如其在春宵，乍暖還寒的風兒吹拂着，如同春的噓氣靜默無聲地撲着你的面來，這是若何的甜美啊！你如同着愛人在一起，將擁抱着而同觀那繁密的星星；你們

(22)

無用說話，靜默地看那黑暗的天空，星星在閃爍着，那就是你們的愛的脈搏；春風拂着你的心，拂着你的愛人的心——這是如何的美麗的夜啊！如其在夏夜，在一天的煩熱，勞疲之後，洗過澡，拿張竹製小床躺在花園或小院裏，在黑暗中臥看繁星，常常可以見到流星的奔馳，假如你栽些玫瑰，茉莉，玉蘭，鷹爪，月來香，或是竟有荷蓮，蘭，蕙，這些花在那裏，在靜默之中將有一陣陣的清芬撲到你的鼻孔，沁入你的心裏來。這樣的美是白天所不能感到的。

但是，我最喜歡的是黑夜，完全暗黑的夜，因為它的漆黑，寂靜，而帶着神秘的美。在完全黑暗的夜 我所得的感覺較之其他為美麗；而且似乎愈黑暗愈寂靜為愈美好。

有一回，是在白天有過大風雨，到晚才晴的。八點多鐘的時候，覺得出去玩玩是很值得的，於是跑了出來，直到海邊。因為那下午的暴風雨，鼓浪嶼的電燈線都壞了，街道，樓屋，都黑暗的。我跑到海邊，除去一兩盞碼頭的路燈外，完全昏暗着，比這更黑的。隔着廈門海，對岸的電燈也 亮，祇是點點的像螢光而略為紅色的微光而已。海面沒有船，完全像墨的海而映着很遠的很微的燈光；漫天的烏雲沒有一些淡白處，山，樹，樓屋都祇是些深黑的影——這是怎樣的奇麗，怎樣的神秘的美啊！這末黑暗的美景，賞識的不曉得是不是我個

人的偏見，然而的確在我是以爲很美的。在這里，一切光，色，綫等美都失其價值；而神秘的，空虛的，一種不可知的恐怖的黑暗的「美」展示在你的面前，使你奇異，驚恐，而且駭嘆。這黑暗彷彿是代表着死的美，比白天的一切生的美更有玄妙莫測的意味。每每在這樣黑暗的夜，我常是個人徘徊着在園裏或院裏，靜默地領受而且思索它的神秘的美麗。

天已經黑暗了，我坐着人力車剛到浮山。在黑暗的路上，還可認識山的輪廓，和山頂的樹木。我感到一種的清冷靜寂的情感，而黑暗的美更使我滿足。偶然看見鄉村一兩點的燈火若隱若滅地閃爍着，覺得那兒有生命存在着，引起我在星加坡時夜間泛舟在柔佛內海的情境的記憶。在那像墨的海，我坐着舢舨渡海返去馬西港，祇有遠遠一兩處的漁苦的燈光作着標記。有一回，晚上從後港要回馬西港，遇着風雨的打擊，舢舨只得泊在近島的淺處，舢舨上蓋着「加章」——一種草做的篷，很薄而輕的——我只得睡覺，聽着那風雨打擊「加章」，和船低的水聲衝激的聲，那時我覺到生和死的隔離不過一層寸許的木板而已。終於睡熟了，醒來已經半夜，風雨都晴，才緩緩地盪着槳在黑暗的海中回去。這些情境都不期然地在記憶裏復活起來。

我坐着車兒，四邊寂靜無人聲地，在這美麗的黑暗之中走着。伴着我回的，還有帶來的

幾枝柚子花，在噴射着它的清芬的香氣——這真美滿極了！

閒

把些稿寄出去之後，覺得有點閒空了。其實這些閒空是時常有的，去年的一年除去外出的時候，差不多是閒着的時間居多，但是當時並沒有甚麼清閒的感覺。實在那些時候——尤其是割了腸回來之後，很想休養一下子，故而全不做事，甚至書也不大看——因為太閒了，全天都閒懶地過活，反而對於閒不覺到甚麼。而且，有時因為太閒了，反而感到無聊和煩悶。

閒是一種清福，古人有言：「一日清閒一日仙」，這句話到現在我才曉得有點真理。以前對於閒只是覺得不過是懶着而已，沒有甚麼意思；但是現在却深切地感到閒的真意味了。在急，做完甚麼事情，或是有許多事情來迫你去做，做完之後你的心覺得暫時的「閒」了，那才真有「閒」的意味。這閒代表着許多勞力的完工，做好某件事情或某段的工作，心裏因為非常快意舒服。這樣的才是真閒，是一種清福。

我從郵政局出來，覺得有點閒了，想着還是上那里散步去，於是信步到附近半山裏的：

中學校找朋友去。到周君處，周不在家，轉而往訪盧先生。還沒到住宅，忽然一陣花香撲着鼻孔來——這真奇怪，又是柚子花香，清馥異常地！我不覺四顧，找尋柚子樹而不見——難道是昨天浦南的柚子花的鬼作弄我呢？後來才看見還在稍遠的盧先生住宅的圍牆裏有一株高大的柚子樹滿開着花，這兩天的我和柚子花真有緣啊！

一到盧先生的家裏，急急慶賀其擁有柚子花在園裏的艷福。盧世兄拾了些花來，排在桌上。於是，我們談了一回閒天，大多關於住居和花園的問題。我的理想以為住宅的四週當種些花：西邊宜種梧桐，因為它的高爽的陰，可以蔽西照的太陽；其餘則種四季的花卉，最好把玫瑰栽於窗腳，引之攀牆而上，到開花時全屋面都是花；距屋稍遠的栽些梅，桃，橘，柚子，這一類有花的果樹。至於荔枝龍眼等菓樹和竹只宜栽於遠處，因為夏季太陰多蚊子，雖然菓子和笋是很好吃的。這當然是談談理想而已，等甚麼時候可成爲事實是很無把握的。因為我們貴國是把陞官發財連爲一氣的，我不做官當然不能發財。然而不妨談談，恍惚似乎已經有了這事實在幻覺中，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聊且快意」！

從盧先生的家裏出來，夕陽已經靠近山峯了，一望斜暉光中的漳州的風景，覺得很不錯，在四週皆山的平原裏蜿蜒着似白色的練的溪流，恍惚還可看見帆影和沙泊；城市的房屋

(26)

多爲樹木遮蔽着，略露屋頂和窗壁；隔溪都是田園，鄉村；對面的山給灰藍色的煙罩住——這些景色在殘照的金光裏非常的美麗爽目，還有涼風帶着春氣拂面而來！這幾分鐘「閒」的清福真不錯！

跑到市上，穿過熱鬧的街道而至舊橋頂，在那里徘徊觀看溪的風景。橋的下游有幾個小洲，一個植着杏子，葱蘢青翠，非常悅目。橋上游溪道很寬，好像湖南的樣子，中間有幾所沙汀，滿溪面縠紋波動地流着，還映着銀白色的天空。這時已經快晚了，晚風帶着非常的涼意，彷彿要下雨，遠遠地幾隻船張帆乘風急駛而下，我的神魂又飛越於溪上的五篷船及西溪一帶的風景了。在這里我徘徊了很久，雖然覺得雨似乎要來，而衣服又穿得少——但是，不管它，我總得盡力享用這一小時的「閒」，消遣它在美好的地方！縱使雨真的下來，那景色一定更美了，不妨讓它澆沃，我還是盡量地玩賞這美景在我這小時的真正的閒空裏。我在這裏深深地感到閒的佳處，似乎頭一回的認識着閒，覺得以前的閒乃真是無意識的懶惰而已。

晨

重把「夜」的一篇看過之後，忽然想起我不過說夜的一半而已，而夜的下半於我是怎樣

(27)

似全未談及。不錯，這半夜以後的夜於我有另一種的感覺，不妨一談罷！我以為這已經不是夜的感覺而是近於黎明的，我將談它而連及於早晨。

這夜的下半，我常於二點以後醒覺，有時起來望望天空和月兒星星。這樣的常為夏季，所有的感覺完全和白天不同。這是最悄靜的時間，如其獨自個人跑出來，孤寂地玩賞，你將覺得神思非常的冷靜清爽而且喜歡觀察天空和星象。這彷彿是另一世界，只有清涼的感覺，甚麼俗慮塵念，一切都消失了。這時，你將不期然地思索這些星象，很想曉得那一顆星是牛郎，那一顆是織女，那一顆是甚麼。你將不自己地想曉得那些星的世界；神仙的有無，和神話故事將縈迴在你的心上；理想的美麗的仙鄉佔住你的腦裏；美麗的幻想都湧現在你的思想中。這是思想力最優美的時間，當那月兒已經斜西而失其初升的美態時，羣星疏散地閃爍着，啟明星開始露它的光芒射到你的眼底時。這時，除去例外，常是輕的暗藍色的澄澈的天空，沒有雲霞，啟明星的光是金色的，比別的星大二三倍，在東方距山頭不遠的空際明亮地照耀着。這星彷彿是代表人的希望和生的意志而出現，常使人發生前途的希望和進取的精神。那末，夜的下半是完全和上半夜有不同的狀態，一為代表安息的，一為代表活動的開始。我的題這篇的名為晨，也是因為它的意義確是這樣的。

恐怕沒有多人對於這下半夜注意，現社會的人多數是晚睡晏起的，青年的人們常是貪睡的，那更不曉得有怎末的一個世界。其實這個世界確也和我們的社會隔離的，這一個星和天空的世界。我在青年時非常地貪睡，故而不曾玩賞過。然而有一回，天空發現了三顆彗星，在三點以後才出現的，我請兄弟們到那時候一定要叫我起來看。這彷彿是拳匪或拳匪後一年，那三顆彗星同時出現很影響於民衆的心理，恐怕有大變亂要發生。但是我的和下半夜發生關係是在遭了許多憂患之後，到了中年，因為常有愁慮，每每中夜不寐，起來徘徊於中庭。所以我對此有一種的認識，而因為個人的憂痛故常帶着悽然之感。

在這時間，我已經說過最好於思想的確，在這時，你的塵念都淨，而神思非常的澄靜，假使你憶及於悲哀，這悲哀也不祇是普通的哀感，而是帶思索的想像的悲緒。你不能像常時的痛哭，而是一種飲泣悽咽的狀態。有一回，是在亡女天逝的一年多之後，我在T島的一個磚廠當事，在半夜一二點時，燒磚的人來報告要封窯了，我們起來一看，覺得火候還未到，於是在樓下的辦事處等候着。不久，細雨瀟瀟地下着，夜風淒淒地吹得我單薄的衫透涼，起了幾回寒慄。我聽着屋頂的雨聲和鷄啼的聲調，憶着我看護亡女時的情形，感到非常悲哀。於是，寫了半夜裏風雨一詩。我個人以為那首詩的情調和文詞都寫得不錯，表現得

恰好。所以我以為在這時用思想或做文字是很好的。可惜現在我不能把生活變更，在每早三點起來寫。

至於這時間天空的景色，我不願意說得太煩長，給讀者以為我是無聊的敘述。總之，是靜的，清新的，瑩朗的，鮮麗的，而且含有仙趣的美。如其你喜歡，不妨自己去觀賞，去搜求，它的美和它的光的奇麗自然會使你感到滿足的。

曙明臨了，東方湧起橙黃色的光彩，這把你從仙麗的世界引回，到人間世來。有些人以為人間世總是惡濁醜劣的，我以為這是在乎人為。如其你每天能夠很早起來吸收這曙晨的美，那就不至於那樣了。好多人喜歡置身於大都會，每晚角逐於酒色之場，早上當然不能享受自然的美惠。但是，如能夠擇居附近山野的地方，每晚較為早睡覺，而早上很早起來玩賞山林田園之間，那末自會覺得自然的美好。

當那曙明來到，紅色的雲霞一朵朵地浮現於東方，金赤色的陽光射起來的時候，最好是上山去遊玩。早晨的空氣是新鮮芳甜的，當它侵襲你的嗅覺時；花草帶着露珠兒是特別青翠；白色的煙霧罩在鄉村樹林之間；田園都有一種妍秀的顏色和早晨的笑容。我現在住的是近山的地方，不過一二里路就到山上，可以眺望漳州全地的風光景色。假使不喜歡登山，從

(29)

(30)

大路走出去一里路也可遠眺北鄉一帶的風景。可惜我的生活還不能安定，如其能夠，每天很早起來游於自然山水之間，回來寫一二小時的文字，那末或者會有點清新的氣到文字裏來，而思想也不至於這末枯燥無味了。

烟，雲，月，

我得先向讀者告罪！我以這些無聊的題材做些粗淺的敘述，怕太過於無聊，空費諸君的時間太多了罷！我希望不久能轉我的漫話到別方面去。然而現在還祇能把我對於自然的美所得到真實的感覺寫出來，也許給那些未曾賞識自然的美的人們以一點興趣罷！

本來想寫的是煙和雲，却因為臨晚同友人散步到中山橋上眺盼溪的風景，順到友處吃晚飯，八點多鐘回來，月兒剛剛出來，照在黑暗的陸地和溪水裏，覺得月的美雖然散見於我的漫話中，却未曾盡談，還有些特別的美必須一叙，故而把它拚在談煙雲的一篇裏，也是因為恐怕談得太多給讀者厭煩的緣故。

我們原想到橋上看夕陽的風景，可惜遲到點兒，夕陽已經下山了，也沒有，暉餘霞，只西邊山上的空際略帶夕陽的光痕而已。雖然是景色帶點暝意，却仍舊是美麗的。晚煙是輕紫

藍色的橫遮着山林和溪邊的鄉村樹木；偉大的圓山悠然地峙立，形狀彷彿如阿彌陀佛，山色已經是暗的褐綠色；遠遠的溪流從山間流下來，橋以上的溪道很寬闊，如一面的湖，溪水閃動着縠紋地流來，映着鴨卵青的光色，有非常的秀美。這樣，綜合着山，岸，鄉村，樹林，這些陸地和溪的風景而成爲偉大的壯麗的美。在那些沙汀，有幾隻的漁舟泊着，隱約還可看見植立的竹篙。近處還有一小洲，植着竹林，還有別的樹，成羣的白鷺飛翔於晚煙裏，有的宿於洲的樹上。友人林君很嘆美這溪的風景的偉大瑰美，以爲駕西湖之上。其實：西湖的美是人爲的，而祇是平靜的，雖然有非常的秀麗；溪的美却是天然的，曲折的，流動的，奇幻的，而有的地方是雄壯的。

到林君處談了些無關國家大計的世界和東方的事情，天已經黑暗了，就在那裏吃晚飯。回來又經過橋上，月兒因爲是陰曆的十七這時剛剛出來，上邊不圓而略平；天空是清淨的灰藍色，而月兒却是像奶油的光色，離水面不過二丈餘高，水上映着一條光波。四邊的景色還是暗黑的，祇有岸邊的樓屋幾點的燈光。我們慢慢地走過橋來，還看見一隻小漁舟在月光中蕩槳，覺得晚上的遊玩不錯，溪上的月景很美。

(31)

然而這不過一個晚上的月景而已，還有各種的月景。像皎潔朗亮的月景是大家都常看到

的，尤其是中秋的月，然而夏天的月夜，我尤覺得愛慕，因為它在熱季的晚間給人以清涼的美感。夏季因為日長，月兒出來很早，有時天還未晚就已經起來，而天空是蔚藍色的，有時是輕的綠色，映着皎白的冰輪，真是美觀。若是晚上，當月兒升到四分之一的高，潮水半漲的時候，常有清風習習地吹着，使你煩熱都消。

至於半圓的月有些星兒襯着，構成一種調和的夜的麗景，無論是有沒有雲霞的烘托。而一灣的新月於我是更美麗的。它的朦朧的月亮，灰藍的天空，閃爍的繁星，暗淡的山林，迷離的景色，奇幻的感覺，都是詩趣的美。

烟，在談山的地方常說到它。我的成年期對於煙幾乎不曾感到甚麼，祇在詩文裏常讀到烟光，晚煙，暮煙，炊煙。這些名字而已。然而，當住在城市好久之後，一到山水之間，常見到了美麗的煙光而感到美趣。的確，我以前並不認識它，看見山的變色以為山的，而不曉得那就是煙光的變幻。我一認識了煙，深深地感到它對於山水的顏色——美的素——的影響，於是非常注意觀察它。煙的成份似乎是水汽或氣質對於光的透射的折光，所以它的色彩光華是變幻的而有好多的色澤。我不能細述各種的光色。祇能概括地說明些少。

在早晨，你一眺望山林之間，常有稀薄像霧汽的罩在樹間，有時竟橫着遮斷了一段，那

就是所謂「烟光如織」了。這樣的早晨的煙光常是淡白而微帶着輕的紫羅蘭色或湖水色，給你以輕鬆，清爽，幽麗的美感。太陽一出，金色的光綫投在煙裏，那就變成另一種的光彩，白色消失而較爲透明的波動的或種顏色的烟光了。如其在雨後，烟光又較爲白色而另有秀潤的氣參乎其中，是妍嫩的玻璃白色，使一切的景色更爲清麗。

中午的煙光因四時而有差異。當着炎夏，太陽的威嚴的光綫晒晾着，似乎看不見甚麼煙，但是細看空間却有一種的光波彷彿在閃動着。如其在山林之間，這光波便更明顯地映射着，使樹林山色都成另一樣的色和早晨不同，尤以遠山爲然。

春季的煙光可以說是最美麗變幻的，隨着雨，晴，初春，暮春，而有不同的煙華；而以背景的草木顏色爲變異。我不能說有幾多不同的光色，但是你可以到西湖去玩賞觀察這春的煙光各種的美麗，而且試記着它的光色容能有幾多的不同。當着春天，煙常是帶着霧汽一般的，有時竟濃厚得像霧，白茫茫地罩在山林田村之間。但是，煙卻決不是霧，有非常的異點：霧是散佈着空際，是混沌溟濛的；煙卻是罩在半山裏林樹和田村之間，是澄清有光色的，山峯空際一般是明亮的，即使罩了一層輕紫或淺藍的煙氛。春時，近海的地方和海面常有罩着很濃的潔白的煙，那光色又是另一樣的美，假如你在船上去細賞它。

(34)

暮煙：這兩個字常使我憶着王勃的一句話：「煙光凝而暮山紫」。的確，這是觀察過自然景色有得的人纔能夠有這恰好的形容。普通山是青綠的翠碧的，但是在暮煙的光裏的確是紫碧的；「凝」字也恰好說明煙光的狀態。還有常見的「暮煙靄靄」也很能表示暮煙的光色。其實要說明煙光簡直是不能，沒有相當的色彩的名稱能夠應用，祇有高手的畫家纔能配和色彩去描寫它的光。然而我不妨試說一樣來結束煙光，在紅色的夕陽光線中，煙光常是映照着透明的輕的紫羅蘭色罩在蒼綠的山面和靛碧的樹林，它的光華或者是較爲淡薄而色彩却很美麗。

雲，我不願意多說，因爲多數人都常看到，我的觀察並不比別人爲銳利。然而有幾樣的雲我覺到美的如月亮的雲和夕陽的雲。

月亮的雲因爲月亮的映射常是美的。有時月亮是皎白的，雲便像雪一般的白色，有時返射白光非常的噉噉。若是蜜色的月亮，雲的白色受着蜜色光華的影響而成爲象牙色，在月亮中有一種的美麗。有時白雲把月兒略爲遮住，如披紗羅，那正像披着輕紗的美人，使你隱約看見她的人體美，但是美却在乎輕紗的雲。

夕陽的雲常是紅霞光艷的，有時使你眼睛不能注視。這絢麗彷彿緞錦的雲霞我們都常見

到而覺得它確是非常的美麗。還有一樣我曾看見幾回是非常濃厚的烏雲，陽光不能透射，但是它的環邊却透着一線寸許的光彩，是燦爛的金赤色，彷彿像太陽或赤金一般的光彩，有一回正像一朵奇麗的花，一葉一葉地黑的花瓣而鑲着金光的邊，那真是異彩奪目的美麗。

還有出岫的雲，鱗狀的雲，蒼茫的雲，潔白的雲，變幻奇異的雲，舒卷悠然的雲，飛奔疾馳的雲，狀態各有不同，而給人的感覺各異。

這煙，雲，月，於我常是親愛的朋友。引我到美的世界去的。但必須山溪田村或湖上，你們才可常見到它們，它們在那裏特別的美麗不是在都市和平原所能見到。

海涅。人家說他是哥德的後繼者，他自說是浪漫派之殿軍。是的，他是十九世紀前半的浪漫派，他是德國最大的抒情詩人。他的作品，一方面是纖巧，一方面却又未失純樸；詞句流麗，觀察深刻，諷刺傷感，直逼到人家肺腑。生平著作，除詩歌傳誦一時外，紀行文極為佳妙。哈爾次山旅行記一書，尤為著名之作。

海涅的跑到哈爾次山去，頗有點憤世嫉俗之慨喟。他機智縱橫，意氣又豪，行為多不

新書：哈爾次山旅行記

海涅著
馮至譯

實價
四角

羈之處，動輒受人指摘。一生際遇，除物質方面總算安樂外，精神方面無時不在困頓之中，始而失戀，繼而亡命，儕輩多見而遠避，即自己伴侶也一點不能了解：茫茫塵世，竟找不出一個知心知意的同情者。所以他要『登上高山』去，去找『隔絕塵俗的屋宇』，去得『自由開闊』的『胸懷』，去受『自由的微風吹拂』。

上海北新書局謹啟

櫻花集跋

衣萍

避人養病，匿居鄉間，忽歷兩月。每晨起，挾舊書一卷，到附近日本人園中草地上坐，看四週的櫻花燦爛地開着。病中生活，真所謂「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呵。守園的日本下女，不久也就相熟了，每出小洋二枚，泡得一壺清茶，有時還加上幾片豆做的日本點心，就草地躺着細嚼。溫熱的陽光在上面晒着，茶飽耳熱之餘，倦起憑欄，聽白鶴昂頸長鳴，或信步小猴之居，看猴兒攀鐵架而上下亂舞。賤恙雖然還沒有痊愈，然而十年以來，怨尤憤悶之氣，到此已悠然盡消。回憶古廟紅牆，窮鄉托鉢，僧徒道友，踪跡久疏。所幸荆妻無恙，歸來無枵腹之憂，小僧如今，亦只能看花養病，任他白雲蒼狗，世變若何。

(37)

然而春風亂吹，櫻花漸落。「遠望落花如飛雪，渾忘身坐春風中。」此小僧坐小園看落櫻之句也。我愛櫻花，因為她不及桃花之艷，而有桃花之麗；沒有梅花之香，而有梅花之清。久聞三島士女，愛櫻成狂。小僧經鉢飄零，思遠游而懷櫻有夢，支離病骨，涉名邦而看櫻無從，斗畝小園，櫻花落盡，清茶不煖，點心無甜。歸來靜臥小床，春雨連綿，春雲黯淡，呼妻共話，聊遣春愁而已。

(38)

嗟嗟，時事方艱，脫袈裟而穿軍裝不可；文壇日下，掛招牌而革命無能。偶集舊日之文，就成「櫻花」之集。淑女君子，仁人志士，惠臨共鑒，無任歡迎。

勞動節前一日。

隨感錄

一二九 博士之「英文學」

口 爵

近日上海出了一種英文評論報，係由余天休博士主辦兼主編。這名字似乎很耳熟，因前北京彷彿有一位「余天休」，他也是博士，而且是辦一私立大學。這大學名字雖記不清，却有一層深刻的印在吾腦膜上的印象，就是牠是一個不但賜學上，而且賜領上學位的「大學」。如其我們的推算不誤，此余博士即彼余博士也。近購得該報一份，拜讀總編輯學位表之後，此小疑點，始渙然冰釋。因為該報明寫着：

Yu Tim-Hugh, Pd. B., A.B., A.M., Ph.D., I.T., D.

而中國學者以「博士」名著者，本並不多（如江亢虎，張競生……），博士而又兼許多學位，更是「不可多觀」矣。因此這兩個余大休博士的假定，不能成立。

對面內有一半頁廣告，係「英文琵琶記出版通告」，恭錄原文于下，以餉語絲讀者（另加標點）：

『琵琶記爲陳義最高尙，情節最曲折之中國言情小說。美國社會政治法律學博士余天休先生，學識著作，名震中外，今根據社會倫理學說，以簡明英文學編著。英文琵琶記，較原本精彩更多。全書計數萬言，裝訂一百餘面。各界英文程度，不論高低，當各手一卷，作公餘之讀物，定卜興趣無窮，學業猛進也。茲爲普及起見，定價祇收大洋六角……出版預約……祇收半價，大洋三角……』

由是我們得到四個結論，(A)余博士係以法律博士而兼治文學者，(B)此英譯本係根據社會倫理學說以『英文學』『編著』的，其『英文學』價值，自不待言，(C)余博士本較中文原本『更多精彩』，而(D)售價值非常克己也。

社論第一篇是這麼一個題目：

“Japan's Unreasonable and Silly Policy”

如果我們譯牠爲『日本的不講理的，愚笨的政策』似與原文語氣相差不遠。然而第一句又是日本正在『行他過去的十九世紀的無理及無必要的國際侵伐的觀念』。據悉所知，十九世紀並無此『無必要的侵伐』『觀念』也。

再下便是這麼一句：

“This reply of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is Self evident in itself, that Japan has absolutely no right to magnify Such an insignificant issue.”

阿彌陀佛！“This reply……is self-evident in itself that……”據悉所知“self-evident”未有如此用法，有之自博士始。自然，我也不是親日派，對博士所謂『日本絕無權利來小題大做』自然也十分同情，而且博士的結論是中國當局不應容納日本的抗議，因為容納牠，不但是『不合法』而且是『不道德』。

“To Concede to this protest Would be unlawful as Well as immoral.”所以在博士結論中很起勁的喊個口號『中國的當局醒起來』（“Le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ake up”）。按“wake up”二字，在學堂時，聞之頗熟。此其所謂『英文學』也歟？

卷中又是博士以英文學編著之琵琶記第六章。頭一句便是：（支句號數係另加）

“(1) The day after the parade Was over. (2) and pochea Was resting in his room at the inn where he was staying. (3) there came two persons to demand an interview with him.”

(41)

(42)

我未習過文法圖解法，此第(3)支句是如何連下去，究係(3)脫 *the* 字之誤，抑係(2)多 *and* 字之誤，抑係(1) *after* 字後脫一撇號而同時(3)脫 *the* 字之誤，抑係三處均誤，請圖解專家指教。幸甚，幸甚。

又按此『琵琶記』之英文廣告，該書係『中國天才之第七本書』“*The 7th Book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Genius*”合應附錄以告欲得『興趣無窮，學業猛進』之讀者。我敢負責聲明，至少此八字中四字是實話，而且決不至使讀者失望的。

五四之夜

一三〇 『瘋了的詩人』

家 械

在「奠定了中國文壇」和「最能「待藝術太太」的「詩聖」「詩哲」們所主幹的，第二號新月上，有一篇能「分着哲學的尊嚴」「藝術的奧妙」的女作家的「瘋了的詩人」。

祇要是女作家，已夠人興奮，何況我們的「詩聖」曾大加讚許的呢。所以我拿到了急於一讀的，當然這「瘋了的詩人」了。讀之再三，才知道牠算是一篇小說。

「瘋了的詩人」究竟是「瘋了的詩人」才可欣賞；在沒有「瘋了」，更非「詩人」的凡

夫俗子看來，竟會索然無味。

古人云：「海上有逐臭之夫」，我也許是這類的東西吧？不然，爲什麼「素蘭在黃昏人靜時，微透的清芬」，在我會聞了難過？噫！「七絃琴的餘韻」，可惜彈給牛聽了。

小說似乎不應離實際太遠了吧？變成這樣的少奶奶，覺生這樣的少爺，實際決沒有的吧？哼！但們是「詩人」，更有「瘋了」的附帶，你這不瘋的非詩人，焉得知之！

世界上畢竟無奇不有，除了「詩聖」「詩哲」之外，更有「詩犬」了！（這「詩犬」不是能吟詩的犬，乃能了解和體會詩人的意思的。）你不信麼？有書爲證：

忽然她跳起來，在四圍樹下看，一邊嚷，『花兒，我的匣子呢？』

兒兒（或爲花兒之誤，原文如此，不敢竄改）伸了鼻子，搖着尾巴在地上嗅，忽然爬開土，噉了一個滿粘了黃土的盒子來。

真神秘！犬也會「詩化」和「瘋了化」！我們這些笨牛，實在望塵莫及。

更進，似乎小說的目的不在自然景物的描寫吧？然而「詩化」的小說是例外。

咳，我失敗了！我被「詩聖」欺了！——呸！你這毛小子，懂得「哲學的尊嚴」和「藝術的奧妙」麼？

(44)

末了，我記起你們的白璧教授的高足曾這樣說過：「文學是男性的，強健的；不是女性的，輕柔的。」不過，議論是議論，事實是事實，何必相同！

四月十四，滬西。

一二三一 雜念

紹文

我好像是個當代偉人，因為我精於欺騙。

我雖然精於欺騙；不過考試起來，未必比別人會作弊些。

我最歡迎別人自殺；別人都自殺盡掉，惟我一人存着。

昨天遇着一位要好朋友，他并非 *Take Jest* 的對我說：「因為怎麼樣，怎麼樣，他要自殺。」我到替他稍微有些担心。今天不料又遇着他，我隨即問他：「你為什麼不自殺了？」他對我笑笑：

我時時勸告同學不要想做官，不要想發財。不過我自己很願做官，發財。

我相信星宿下凡，一定有的，否則，不會生這許多萬能人。

人有兩個心：一個是 *Constant*，一個是 *Variable*。

屁是響而不臭的，臭而不響的。

自己拿繡花針刺一下，覺着非常痛。拿屠刀斬了狗一刀，并不感得什麼似的。

白紙上寫了一個字，大家都認識的。黑紙上畫了一只狼，大家都看不出是些什麼。

一九二八，四，四，江灣。

一二三二 又是一樣的肉麻

老德

誰都知道想找女人單看照片是有些靠不住的，因為有人上過當。照片上的美人也許是可有麻子的——我於今就上當了啦！在兩年之前我還年青着（大約還不滿十七歲），我曾拜讀過許多從島國歸來的我們的文學家（書至此忽然隣人的孩子大哭）的小說之類的著述。真的！我是給陶醉在藝術照像的幻影裡了。

（45）

當我決然離別了糟得豈有此理的祖國，跨上神戶而再至東京的時候，我是出於至誠的高興——我很相信「只有在外國纔能讀書」。然而這又祇不過給我多懂得一點「世故」！（而已矣？）原來我不好熱鬧。但是過於冷靜我也要發愁，因為我畢竟還不滿二十歲。我很希望——原來我就相信在這羣留學的先生們中定能有我的許多不認識的好朋友。可是我就不曾

(46)

先看定我自己的影子原來是怎麼的細小呵！我簡直是夠不上和牠們合羣！這是多少的教我感到落伍的悲哀。我的嗓子是笨到不能唱京調；我的思想是自以為頗能革命的，然而我就纔不起眉頭去詛咒那些留長頭髮的可憐的孩子。而更慚愧的是我沒有打麻將或頑紙牌的天才，而尤其令我引為憾事的是怎麼也提不起那種興會去抓在姑娘們的肚子上「飄飄然」的為民衆或者是為黨。雖然我們的總司令說得好：沒有女人是不能革命的。因此，我來到這個島國是祇落得一個悲哀！我是更明白世界上是充滿了「一樣的肉麻」。所以我又聯想到魯迅的「差不多」，於是乎也就釋然了。本來我是不堪憤怒的想跑到歐洲去。然而仔細一想，覺得也沒有什麼意思。一直到現在，我在日本已經消磨了快到一年的光陰。因為過度的失望和悲哀。而「物極必反」的我的思想就有「變更。我不像從前的那樣傻了。我不再頹廢，不再憂愁。現在我是打算着將來要幹點偉大的事業——革命或者是什麼別的工作——現在我是一秒鐘也不肯白費的在習政治經濟。我不再做那種要顏料和拉LION的頑意了。爲的是我在東京愈長遠，我的世故便愈多。世故愈多，則愈想發財，愈想做官。愈想做官，則愈想革命。蓋革命與發財其實一而二，二而一也！汝不見七人乘的汽車是如何的神氣乎？等因準此，我是簡直下了決心準備着要和忠實的同志們去站在窮小子的腦殼上喊着「爲革命而革

命』！『爲發財而發財』！雖然我明知道將來又要被一羣無知的孩子在語絲上兜着圈子來罵我『又是一樣的肉麻呵』。——肉麻自然肉麻呵！一樣本來一樣。

四月十一草於室谷方二階。